

对话

心灵给养与使命召唤

丰杰 贾秀琰



丰杰,1985年生,湖南岳阳人,中国作协会员,出版有长篇小说《一地烟灰》《斑斓:毕业了,当兵去》,中短篇小说集《火锅之死》,有作品发表于《人民文学》《当代》《解放军文艺》等刊。2021年由《斑斓:毕业了,当兵去》改编的首部火箭军题材电视剧《号手就位》(任编剧),在国内各大卫视、优酷视频等平台播出。

鲜事物。面对军旅生活,他们当中有一部分学会了适应和接受,有一部分脱颖而出,也有一部分归于平庸,湮没在绿色方阵之中。我想记录这么一群人的成长,《斑斓:毕业了,当兵去》讲述的正是四个同宿舍大学生从学校到军旅的青春历程。青春是斑斓的,迷彩也是斑斓的,当青春的躯体裹上迷彩,有谁知道二十来岁的灵魂发生了何其深刻的变化?他们是一堆质地硬脆的生铁,在一次次面对压力、打击和磨难的重锤中不断提炼,最终成为一块好钢。而在这种淬火成钢的“弹性形变”中,他们的青春绽放出独特的光芒,这种光芒值得被记录、被书写、被弘扬。

贾秀琰:从《一地烟灰》到《斑斓:毕业了,当兵去》再到你后面的中短篇,我看到了一种写作上的成熟,一种进步,看到了你对文字的追求和对小说创作的野心。小说集《火锅之死》里,收录了6个军旅题材的小说,这几个小说风格迥异,印象比较深的有你发表于2014年5月份《人民文学》的《未完待续的连军人大会》,这是一部别具匠心又有一定思想力量的作品。小说通过三名不请假偷偷外出又见义勇为的士兵的检讨书构成,读来意趣盎然,情态毕现,富有节奏感,而又发人深省,有点欧·亨利小说的味道。这篇《火锅之死》在结构上大胆新颖,不碰“雷区”,而又深刻“显影”,你是怎么想到要构思这样一篇作品的?你对小说的结构和技法有什么思考?

丰杰:这篇小说是由三个士兵在连队军人大会上的检讨书组成,三份检讨又由于当事人的性格、身份呈现出不同的语言特点。最后有不到200字的旁白,表明这是正在进行的连军人大会,三个士兵在做检讨,而连队正准备处分这三个违纪的战士,此时地方致敬的人敲锣打鼓送来锦旗。故事结束。这是我刚开始进行中短篇小说创作时的一个探索。事实上,《底牌》通过战争亡灵来检视战争,《沙场》分别用演习的红蓝双方和前来慰问演出的“文艺轻骑队”队员三个角度来反映部队改革强军、备战打仗的新风尚等等,都算是探索。

在我看来,有的小说就像好莱坞的电影,一条直线向前跑,坚决、果断、直奔目的,情节拼命向前推进,却缺乏语言、气氛、结构的迂回呼应,这样就少了一分美感;而有的小说却像法国电影一样,沉着、缓慢、迂回、反复,在这类作品里,我们也许可看到一种更接近世界“本质”的东西,一种更加沉着和艺术之气。

贾秀琰:我也注意到,你在进行军旅题材创作的同时,也有涉猎社会题材。在小说集《火锅之死》里,收录了三个社会题材作品。比如《烟灰》,讲述的是罹患绝症的父亲与桀骜不驯的儿子之间的故事,印象很深的是那个结尾,父亲为了不给儿子生活成家带来麻烦,选择跳楼自尽后许久,儿子陈愚拿过一张求职的标准照征询母亲的意见,母亲却答非所问“像你爸,陈跃进”。很有力量。

丰杰:在小说创作过程中,我希望自己的选题范畴尽可能宽泛一些,尝试尽可能多一些。《烟灰》是我比较满意的作品,讲述的是爱恨交织、难以割舍的父子亲情。这篇《火锅之死》也寄托着我对逝去的父亲的怀念。电影《寻梦环游记》里有一句:真正的逝去不是死亡,而是被遗忘。写这样的小说,就是为了抵抗遗忘。

贾秀琰:对于小说家来说,所有的磨难都将成为营养,所有的经历都是财富。这是文学的魅力所在。相较于你的社会题材作品,军旅题材表现出更强的忧患意识和担当精神。我们成长的土壤在军营,这些年的生活和工作也都根植军营,可以说创作的所有给养都来自这里。曾经有评论家这样描述军事文学,说它能最大限度地展现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又在特定氛围中袒示人性和人的各种情感。每次被这种情感触动的时候,我就非常有写作冲动,也很庆幸手中有文学

这支笔,把这些故事讲述出来给读者看。

丰杰:是的。《火锅之死》收录的小说里,《白牙》来源于我在连队的真实故事,一个质朴、诚实、自律的老兵,休假期间得知闪婚的家属出轨,因此受到了强烈的刺激,做出了特别过激的举动,在地方公安把他控制并移交回部队后,他又迅速恢复成原来的面目,成为标兵一样的好战士,成为部队这个强大战争机器上一颗优质的螺丝钉。

贾秀琰:无论什么时候,他们始终是最可爱的人。我们每年去基层部队不管是慰问、深入生活,还是采访,都会收获很多感动,也都会感受到这些基层官兵对军旅创作者寄予的希望。这既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更是自己的荣幸,能够成为时代的记录者。

丰杰:对,军营是沃土,也是富矿,太多的人和事值得我们去记录、去书写、去讴歌。尤其近年来改革强军步伐加快,军队从职能使命到能力状态到精神面貌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们有幸,也有责任用手中的笔去写点什么,为这支军队、这个时代、这群官兵留下点什么。

贾秀琰:你做到了。作为首部火箭军题材的影视作品,《号手就位》书写了强军目标引领下新一代青年军人的使命担当和精神气质,可以说是一部既青春洋溢又厚重深沉的作品,对于推动全社会了解火箭军热爱火箭军、推动青年学子投身军营献身国防具有积极而深远的意义。这部电视剧由你的小说发轫,你有什么想说的?

丰杰:感谢你的肯定。亚马逊流域的一只蝴蝶扇动一下翅膀,会掀起密西西比河流域的一场风暴。我觉得自己就是那只幸运的蝴蝶。火箭军作为崭新的战略军种,国际国内影响力和关注度日益提高,“东风快递、使命必达”已成为中国力量、中国底气、中国信心,创作推出一部火箭军题材影视作品,展示火箭军的风采,是火箭军广大官兵的夙愿。这个“IP”得到部队领导和社会力量的关注支持,其实更多的是因为它具备题材优势,生逢其时,何其幸哉。尽管回头看,电视剧的呈现在许多细节上还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我深深地感恩这个时代、感恩我所在的部队。

贾秀琰:一部作品由小说改编成电视剧,花费的心力和精力是巨大的,作为电视剧的原著小说作者和编剧,相信在这个过程中你应该是感触很深了。

丰杰:小说与影视剧创作的本质区别,就像是小农经济和工业生产,前者是自给自足,你在自己的键盘上默默耕耘就够了;另一个讲究的是分工协作,编剧只是影视工业中的一环,还有导演、演员等等,小说可以天马行空,而剧本要根据制片方的标准,导演的风格、演员的配置甚至美术置景的投入来及时调整。为了更加贴合电视剧创作规律,剧本在人物设置和故事脉络上较小说原著进行了调整和再塑造,有些已经不再是小说的初衷,但一定更符合影视剧的规律。

贾秀琰:这部作品之后,我看到你并没有沉浸在影视剧为你带来的成就感和赞誉声中,而是继续读书,思考下一部小说的创作内容。

丰杰:文学之门是一扇窄门,文学之路是一条窄路,当下尤其如此。自2014年起,我以每年一至两个中短篇的速度骑行,这些作品要么起笔在出差途中,要么成稿于假期结束之前。我想我之所以一直在坚持,更多的是出于一种倾诉的本能,它无关收入、无关职称、无关奖项,甚至无关读者,因为文学本身给我的已经足够丰沛了。

贾秀琰:你的这番话使我想起路遥在小说《人生》一炮而红后,打算写《平凡的世界》,他说这次是“要从眼前《人生》所造成的暖融融的气氛中,再一次踏进冰天雪地去进行一次看不见前途的远征”。你对未来的创作有什么规划?

贾秀琰:根据你的小说《斑斓:毕业了,当兵去》改编的电视剧《号手就位》今年夏天在电视台和网络平台播出后,无论是收视率还是口碑都收到了不错的反响。我为你感到高兴和骄傲,同时也觉得很荣幸,当时我们都在原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读书,我亲眼见证了创作这部小说以及后来改编电视剧的过程。

丰杰:谢谢秀琰。确实,这部小说是从我在连队当排长时开始写的,在军艺读书期间收尾,中间断断续续写了4年。这4年里,我在基层和战士们一起摸爬滚打,这段时光不仅成为我军旅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成为我业余文学创作的重要营养。

贾秀琰:据我所知,你毕业于原二炮工程学院(现火箭军工程大学),第一部长篇小说《一地烟灰》就是在军校期间写成的。后来的长篇《斑斓:毕业了,当兵去》以及今年新出的这部小说集《火锅之死》等一系列作品,也是你在部队工作训练之余完成的。我知道部队的备战训练抓得很紧,在工作之余能坚持业余创作,是很不容易的。可否谈谈你是怎么走上这条道路的?

丰杰:你刚提到了,我是军校理工科毕业的,大学专业是导弹测试与控制,毕业分配到部队后,先后担任过排长、政治指导员、宣传干事,应该说,我的主要时间和精力都用在带兵、训练等部队工作上。文学创作更多是一种业余爱好,或者说是一种消遣。它和有些人喜欢打球、有些人喜欢钓鱼、有些人喜欢玩电脑游戏没有两样,这些兴趣让我们在沉重的生活中找到一些慰藉、一些精神上的出口。

贾秀琰:部队的公文写作比较多。

丰杰:对,它们有的成为通知、通报、请示、报告、函件,有的成为领导讲话,而无论什么文体,这些都是“组织的声音”。而文学是“个人的声音”,更多是自我表达的需要。比如你刚提到的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一地烟灰》,其实写作的初衷就是:我们经历了4年艰辛磨难的军校生活,就像参加一次挑战极限的长跑,过程痛苦煎熬,抵达终点后却充满了成就感。我不忍心这一段时光就这样尘封在记忆里,最终随着“艾宾浩斯遗忘曲线”化为云烟,我希望能把这种“非典型”的大学生活用文字记录下来,讲给更多人听,因此有了这个“第一次”——当然现在回头看,里面的文字稚嫩得不忍卒读,充其量只能算个长篇故事了。

贾秀琰:第二个长篇小说《斑斓:毕业了,当兵去》就摆脱了这种“自传体写作”的阶段,你的身份由亲历者变成了观察者,这是一种进步。

丰杰:十几年前,大学生当兵还不像现在这么普遍,而在连队担任指导员时,当年分配的5个新兵竟有3个是大学生入伍,聪明、活跃、善于学习和接受新

丰杰:说到这里,《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老师给了我很大的启示。他说军队作家应当是这个时代精神、时代风气的引领者,特别是当代军旅文学应当带有现实的质地、时代的精神。同时还提到更希望看到对未来战争的展望,对未来战争英雄主义的书写,这使感受到了军事文学创作的另一种可能。承平日久,对于军人和军事文学来说,既是幸运,也可能是危机。我们一直在说破除和平积弊,怎么去检验部队的战斗力,惟有战争才是试金石。未来战争是什么样的形式,它会给军人带来什么冲击,社会民众对战争的态度如何,这都是值得深入思考的。因此我写了《底牌》,预想了发生在不久后的一场局部战争,算是一种尝试。有意思的是,这篇小说去年底在《当代》发表后被《长江文艺》转载,他们给这篇小说的归类放在了“科幻”专栏。

贾秀琰:说起科幻和未来战争,让我想起了《三体》。比如小说中讲到,如果已经明确知道400年后三体人会抵达地球,到时地球会迎来灭顶之灾,军队会如何为这场未来大战进行备战?每一个地球人在面对“黑暗森林”打击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状态和心态?作品深入探讨了人类面临的困境。人类社会各个领域的问题在《三体》里面都有所涉猎,并给出了作者的答案。

丰杰:《三体》这部作品对我的触动和震撼是非常大的,它不仅虚构了未来的故事,难能可贵的是构建了宏大的世界观和宇宙观,而这种宏大恰恰是我们当下的文学创作所需要的,我们太容易沉浸在一己悲凉的小情小调之中,对宇宙、社会、人类、历史缺乏想象和思考。现实主义本无可厚非,但如果所有的作品都仅仅停留在对现实生活的这种映照之中,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我希望更多辽阔、深沉、宏大的作品出现在读者的视野中,我也将为此努力。



困在电梯里的大海

——简评丰杰小说集《火锅之死》 李庆文

写作惯性先将自己置于某个虚构的空间,比如此刻我的窗口正对着被夜色吞没的大海,白色灯塔只剩一道旋转的光束,隐隐听到海浪之声。楼下海棠怒放之后,风一吹就飘落一地。我审美的视野和爱人之心就如同这深深的海湾,张开双臂去拥抱或拥别这世间一切可爱之人,可爱之事、可爱之物。所有作品都是从内心的黑洞里千呼万唤而出,无论是何种样式,诗歌、散文、小说,抑或是美术、雕塑、戏剧,都不过是一个或长或短比喻,借一人一物,造出一象,从万象中取一象,使人从一象中窥万象。很多时候,有的人艺术不成功,就是总想代替造物主为事物重新命名,而不相信一个孩子的天真眼光和宇宙胸怀。天真,价值连城。

聊小说,因聊小说就是聊人世的一切,人的一切。丰杰写过两部长篇小说。对于中短篇小说的尝试,我算是看着他一篇篇写出来的,甚至能听到他敲定某个词时周遭所氤氲的气息和味道,也有幸或很不幸,多半成为某些作品的第一读者,七八年过去了,总算有了一些进步,比如这本《火锅之死》。一半很硬,一半很软。

先说硬的,丰杰作为一位“80后”的现役军人,军旅生活必定是要进入文学视野的,比如《火锅之死》《中尉关键词》《沙场》《白牙》《底牌》等作品,是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军旅文学作品,始终关注着军队改革的浪潮对于具体的人,一个庞大战争机器上小零件的零件的心灵密码。《火锅之死》就是借一只狗的眼睛看待一支在整编中退出历史舞台的部队。《沙场》则是描述文工团团员走向一线为兵服务所受到的内心震撼。《底牌》则混杂着对现代和未来战争的辩证思维。在日常中,几乎所有涉及改革的行业都在努力避免着矛盾,只有作家抓住这些矛盾,就像抓住救命稻草。作

者用自己的眼睛,自己的耳朵,在精确捕捉着所有人的不安。这种不安是真实的,更是必要的,一个作家,如果不怀着想要表达的事物,就是一个文学的屠夫。我一直说,对于军队艺术家,别的技术都可以日积月累,惟有感情是惟一重要的弹药。如果对军队、军人没有情感,或假装有情感,作品再煞有介事,作品必定不真诚,一不真诚,就完蛋。写小说的人,通常比写诗歌的幽默,比写散文的豁达,比写非虚构的不正经,但无可否认,小说更需要文学的真诚。

悲伤地说,军旅题材的小说最近10年的发展遇到了一些挑战,有实力或者说有潜力的作家数量也不如往昔。我其实是乐观的悲观主义者,觉得少不见得是坏事,没有作家生不逢时,只有作品怀才不遇,有像样的作品才得得起时代,没有时代也不忍苛责谁。作品应该放在时代的文学汪洋中去经历浮沉,生死由命。如果10年后再看,能窥斑见豹,那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为了历史。我惊讶地发现,如果有“现代历史学家”,那不是小说家吗?

再说软的,认识丰杰近10年,他人生的重大变故,我几乎都见证或间接感受过,我惊讶他的大胆、犀利和不管不顾,发生在身边的人和事,在相对短的时间内进入作品,似乎有意识地把生活的五六成真实生活的镜像通过作品呈现给了读者,如给他者展示自己尚在渗血的伤口,这是我所不及的特异功能。于是而言,10年以内的

事情都不能进入文字,任何题材,一开口就错了一多半。这些作品呈现出血淋淋的、湿漉漉的、颤巍巍的真实感,如果不去谈论故事的意义,只看行文和审美,发现非军旅题材显然更自由、更绚烂、更海阔天空。军旅作家在作品中自我审查,是特殊身份的自觉,千万不要影响审美的自觉。在我看来《皆空》是疗伤之作,我看起来像对于无法确定的命运即将带来的风暴的一次演习。而《烟灰》则是对长篇小说《一地烟灰》的呼应,一次是对肆意动荡的青春告别,一次是对生命中最亲密的人的一次永别,虚构作品中的似是而非,正是人间苦乐的斑驳镜像。比如作者在《灰飞烟灭》中,写烟灰如此上苍,无非是要写“灰飞烟灭”。而《玉渊潭咖啡馆》这个地方其实在地球上并不存在,又真实存在,因为那是在空军大院创作室的一间办公室,后被几堆堆积,成为志同道合者聚会的一个地方,是我10多年寄生的宇宙。虚构的都是非虚构,虚构的都是名字,动心、伤心的都是真实的我,和我们。

中短篇小说是小说中的绅士,更是小说中的战士。如果长篇是战役,那中短篇就是战斗。(谁能解释这一专业术语?)不用去百度,战役更多是需要宏观设计的,大兵团作战,看不清更多人的脸。而战斗更多是遭遇战、阻击战,是意料之外的战斗,生死就在一瞬间,一场战争能看清楚一张脸,也就看清了战争。(爱是狰狞的,恨倒是从容很多)。

孤陋寡闻并一厢情愿地以为,好的文学作品有一个共同点,所有的故事都是死马当作活马医,所有的结尾都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所有的哲理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如果小说是处理时间和心灵事物的高科技,那丰杰的小说像是对内心悬浮的矛盾事件实行搁置争端保持对话的一种表态。他所呈现的温度是一个装满开水且从高空坠落的暖水瓶,滚烫并混合着尖锐碎片及内胆反射的细小圆润的光芒。

一只黑猫穿过黑夜,猫和黑夜都心知肚明,我们未必洞晓那一刻的水落石出,但并不影响我们对真实或美的想象,此为价值所在。我是能看到他的模仿和进步的,《未完待续的连军人大会》《底牌》——无论是传统叙述,还是后现

代主义文体的尝试,都是酒桌上的游戏,常换常新。从前人们总爱谈论先锋,但小说出现几百年了,不过是旧调重弹,看弹者意境高下。

读一人作品,分享众生秘密,这是一个兵荒马乱的过程,我们要珍惜写作的人,那些固执的家伙把内心最光芒的部分凿出来,当不了太阳当月亮,当不了月亮当星星。一个作家的心肠,又怎能以软硬分别呢?作家心肠都是软的,至少好作家都是软的,写死亡,写离别,写风雨,都是信手拈来,又踌躇良久,硬是骨头里的钙质和钢铁,这是军人和作家的刚柔并济和三点一线。

我们谈及小说总在谈论人的矛盾与困境,这是理论的腔调,换成人话就是,我们心疼很多人很多事,然后人死了事过了,我们必须建墓立碑,以证明这些人存在过,而已。

日常将我们不断推向高处,无依无靠的高处,我要找一部电梯下去。于是,在想象中我乘电梯完成一次日常降落,电梯安全一定会提示:电梯困人,是一种保护状态,不要惊慌。玻璃罩体使我一览无余并心情愉悦地跟远处的海水一起匀速降落,离心力的一半我分给大海。原来能自由升降的,只有电梯里的大海。

